

試論《華嚴經·離世間品》的「菩薩戒」觀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副研究員

高明道

摘要

歷史上的三大佛教傳統當中，遠東華文聖典的一支和中亞藏文聖典的一支，至今仍在傳菩薩戒，而這個戒法的傳授，跟聲聞的別解脫戒與密續的三摩耶戒一樣，都固定在儀式中依照儀軌由和尚傳給弟子。漫長的歷史中，尤其在中國佛教的三壇大戒將沙彌（尼）戒、比丘（尼）戒及菩薩戒並列傳授的傳統下所形成的「菩薩戒」概念，如今已根深蒂固，教界少有人注意到傳授的菩薩戒原本是經過印度祖師的整理、安排，遵守的儀式也並非釋迦世尊制定，而皆為後期古德編撰。於是閱讀釋氏契經時，「菩薩戒」喚起的聯想難免使人困在先人為主的認知裡。本文擬以《離世間品》為範疇，透過古譯本的對照探討該品陳說的「菩薩戒」，指出研讀契經必須跳脫語言習慣的窠臼，以免產生誤解或扭曲。

關鍵詞：菩薩戒、離世間品、尸羅、所學

一、前言

人類文化每一專業領域，都有其特殊行話，包括科技、學術、宗教等等，釋氏也不例外。佛門的專門用語——所謂「名相」——歷經兩千五百多年，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布，從南亞到中亞、遠東、東南亞，乃至歐美的西方世界，以多種語言、文字的形式累積了極為豐富的語彙。當然，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橫跨不同文化的訊息有無數變化的可能性，尤其語義上不免產生各種分歧的發展。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合乎佛家的「無常」法則，本毋需大驚小怪。不過，萬一詞義的轉移導致理解扭曲或詮釋謬誤，學術就有責任把問題釐清，蒐集相關資料，透過辨識真偽、溯源、考究等等程序，不僅破除錯誤，且更盡力提出較為合理的新認知。拙文秉持考證的精神，擬對《離世間品》上出現的「菩薩戒」概念進行初步的整理，惟因才疏學淺，必有諸多待商榷處，尚盼方家學者不吝賜教。

二、問題之所在

「菩薩戒」是華文大乘佛教傳統的重要部分。出家人的戒，不分男女或具足、不具足，最起碼在形式上，都繼承了聲聞的沙門傳統，亦即有傳戒的和尚、受戒的弟子、所傳的戒(諸如十條、二百五十條等)、傳戒的場所(戒壇)、傳戒的規範等等。這一套淵源於印度、記錄在《律藏》，但流傳於遠東、多少也經過「本土化」的重要儀式，是延續僧眾命脈的關鍵。等到菩薩道行者要將印度祖師整理的菩薩戒傳給自己弟子時，理所當然地參照別解脫的傳戒前例，編輯相關儀軌。於是乎華夏的菩薩戒也是傳的——有和尚、戒場、戒本等等——，而這些戒跟比丘或比丘尼戒的形式一樣，是一條一條的，部分輕，部分重。所以聽到有朋友要去某地方某道場「受菩薩戒」，諸如此類的聯想便自然浮上心頭。也正好因為這樣根深蒂固的概念，讀到契經裡「菩薩戒」三個字，很容易把當今的情景投射到過去，殊不知如此見解頗為顛倒。這個問題一直延伸到西方學界。例如美國 Columbia 大學 Adamek 教授討論菩薩戒在在家人修行上所扮演的角色時，就用“precepts”來翻譯「戒」，並且配合動詞“receive”來表示「受」¹，透露出跟聲聞的出家戒沒差別。

¹ 見 Adamek, Wendi Leigh,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pp. 67-68。

實際上，印度修多羅的漢譯本上出現「菩薩戒」、「菩薩有……戒」等字樣時，語義不可能和中國佛教慣用的同形同音詞相同。不只如此，諸經之間儘管用字一致，要傳達的意義未必相應，或經文用語固然分歧，所指可能無別。因此，在高談闊論大乘菩薩戒之前，宜先就個別的佛典進行研究，等到個別探索完成，才綜合分析、歸納。這樣作，或許比較切實。基於這樣的考量，拙文暫以《離世間品》為範疇而非整部《華嚴》，因為《華嚴》本身是個集子，在編輯成大部頭經典前，已有部分的品以獨立契經的型態單行流通。這些原本修多羅形式完備的典籍，內容、思想各具特色，理應受到跟一般個體契經同等的待遇。《離世間品》便是其一。遺憾的是，該經不像《十地品》或《入法界品》尚有梵語原典可供參考。目下看得到的核心文本²——漢譯本三種跟一種藏譯本——，依年代排列，為「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度世品經》六卷、「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離世間品》七卷半（即晉譯《六十華嚴》中第三十三品）、「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離世間品》七卷（乃唐譯《八十華嚴》中第三十八品）與 Jinamitra、Surendrabodhi、Ye-śes sde 三人合譯、由 Vairocana 校訂的³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共十卷（藏譯《華嚴經》第四十四品）⁴。拙文既然以華語「菩薩戒」含義為考察重點，三種漢譯本的相關內容，分量一樣，自應平等看待，不宜偏重某一譯本。至於藏文的譯本，則用以對照。它在推測梵語原文、分析語法現象等多方面，提供極大的方便，只可惜少為華嚴學者所用。

在華嚴研究的領域內，「戒」並非重點，不過偶爾還是有人在此課題上投注心血。既然如此，何以再提？因為前人的這些努力似乎尚有不甚理想之處。例如美國 Adamek 氏認為《華嚴經》的「菩薩戒」，原文為“bodhisattvaprātimok-ṣa”⁵，根本不能成立，或如日本平川彰氏，談「華嚴的戒」時，一口氣將《離世間品》、《十無盡藏品》、《十地品》一併拿來講，卻沒有用三品裡所有的相關資料，而且探討方式極其片面，只關心經文是否提及聲聞戒，其他的分析，除開部分《十地品》內容外，幾乎付之闕如⁶。至於中文的

² 說「核心文本」，是因為其他譯本都是重譯本：蒙文的本子是從藏文翻過去的，滿文的譯本以唐譯《八十華嚴》為底本，英語的或德語的近代譯本跟滿文本一樣等等。既然是展轉產生的重譯本，又進一步隔了一層，對拙文要探討的主題，參考價值不高。

³ 參 Hakuju Ui, Munetada Suzuki, Yenshō Kanakura, and Tōkan Tada, eds.,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Bkaḥ-Ḥgyur and Bstan-Ḥgyur)*, p. 11。

⁴ 藏文譯本參考德格版，簡稱 “D”。

⁵ 見 Adamek, op.cit., p. 68。

⁶ 參平川彰《〈華嚴經〉中所見初期大乘教徒之宗教生活》，頁 196-205。

資料，集大成者是洪普萍的《華嚴戒學之研究》。⁷這篇論文不錯，不過闡揚的是華嚴學，亦即透過祖師詮釋的框架看經文——這點從題目中的「華嚴」不用書名號可窺出一斑——，而「戒」一詞本身到底怎麼理解，作者主張「菩薩戒」等於「菩薩學處」⁸，然後講「戒」的定義時，先提“vinaya”，然後說“vinaya”「也可稱為尸羅」(śīla)，「又名波羅提木叉」(prātimokṣa)⁹，似採「一即一切」的超越視角，比較不像學術要求的嚴謹與細膩。在洪文之前，跟拙文題目最接近的作品是釋自莊的《〈八十華嚴經·離世間品〉戒觀》。¹⁰單論《華嚴》一品，而且是早先單獨流傳的契經，進行個別的戒觀研究，方向完全正確，不過法師大作中大體只用唐譯《八十華嚴》，直接引述或略加改寫的經文也比例偏高，導致個人的剖析與論述顯得薄弱。

三、《離世間品》專門談「戒」的段落

《離世間品》基本上是以普慧菩薩問、普賢菩薩答的格式鋪排，內容十分豐富。其中牽涉到「戒」的文字可分為專門的段落和零散的文句。前者共有二段，即依全文問答計第八段和第一百五十六段。茲對照列文如下：

第八段¹¹

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何謂禁戒？……	「何等為戒？……	「何等為戒？……	tshul khirms ni gang ……
		佛子！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菩薩禁戒有十事。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戒。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戒。	bcu po 'di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kyi tshul khirms te
	何謂為十？	何等為十？	何等為十？	bcu gang zhe na
		所謂：	所謂：	'di ltar

⁷ 洪普萍(2008)。《華嚴戒學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⁸ 同上，頁 7。

⁹ 同上，頁 8-9。

¹⁰ 釋自莊，《〈八十華嚴經〉〈離世間品〉戒觀》。

¹¹ 經文出處分別為：T10, no. 292, p. 618, a18、p. 619, a20-29 (法護譯本)，T09, no. 278, p. 631, c26、p. 633, c6-10 (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79, b23、p. 281, a9-16 (李唐譯本)，D 37 phal chen ga 289/145 a 3、299/150 a 1-5 (藏文譯本)。依《大正藏》勘勘注，法護本第八項「猗」字，《宮》、《宋》、《元》、《明》諸藏作「倚」。

01	不捨道心；	不壞菩提心戒、	不捨菩提心戒、	byang chub kyi sems myi nyams pa'i tshul khirms dang
02	捐聲聞、緣覺意；	離聲聞、緣覺地戒、	遠離二乘地戒、	nyan thos dang rang sangs rgyas kyi sa yongs su spon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3	觀察一切眾生愍 行；	饒益觀察一切眾生 戒、	觀察利益一切眾生 戒、	sems can thams cad la phan par dka' bas rnam par lta ba'i tshul khirms dang
04	開化群萌，令住佛 法；	令一切眾生住佛法 戒、	令一切眾生住佛法 戒、	sangs rgyas kyi chos thams cad la rab tu dgod pa'i tshul khirms dang
05	奉修菩薩所應學 者；	一切菩薩學戒戒、	修一切菩薩所學 戒、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bya ba'i tshul khirms dang
06	解一切法悉不可 得；	一切無所有戒、	於一切法無所得 戒、	chos thams cad myi dmyigs pa'i tshul khirms dang
07	所造德本勸助至 道；	一切善根迴向菩 提戒、	以一切善根迴向菩 提戒、	dge ba'i rtsa ba thams cad byang chub tu yongs su bsngo ba'i tshul khirms dang
08	未曾猗著於諸佛 身；	不著一切如來身 戒。」	不著一切如來身 戒、	sangs rgyas kyi sku thams cad las phyir phyogs su mi lta ba'i tshul khirms dang
09	能忍諸法，亦無所 倚；		思惟一切法離取著 戒、	chos thams cad nges par rtogs pa la mngon par zhen pa med pa'i tshul khirms dang
10	濟護諸根以為禁 戒。		諸根律儀戒。	dbang po sdom pa'i tshul khirms so
				kye rgyal ba'i sras
	是為十事。」		是為十。	bcu bo de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kyi tshul khirms te

			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廣大戒波羅蜜。」	de dag la gnas shing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rims rgya chen po'i pha rol tu phyin pa bla na med pa 'thob par 'gyur ba dag go
	於時頌曰：			
	「常和於道心			
	捨聲聞緣覺			
	慙傷於眾生			
	勸使立佛法			
	學諸菩薩行			
	解法無所有			
	一切所行德			
	勸助於佛道」			

第一百五十六段¹²

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何謂戒淨？……	何等為淨戒？……	何等為清淨戒？……	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ni gang ……
		佛子！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菩薩戒淨有十事。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淨戒。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清淨戒。	bcu po 'di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kyi 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ste
	何謂為十？	何等為十？	何等為十？	bcu gang zhe na
		所謂：	所謂：	'di ltar
01	身行清淨，護其三事；	身淨戒，防護身三惡故；	身清淨戒，護身三惡故；	sdom pa gsum yongs su bsrung ba'i phyir lu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¹² 經文出處分別為：T10, no. 292, p. 644, a8-9、p. 645, a8-16（法護譯本），T09, no. 278, p. 632, b22、p. 660, a6-17（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80, a16、p. 305, a1-12（李唐譯本），D 37 phal chen ga 292/146 b 5、471/236a 3-472/236 b 1-2（藏文譯本）。依《大正藏》勘勘注，法護本「戒」，《宮》本皆作「誠」，第十項「遵」字，《宮》、《宋》二藏作「導」；唐譯本第七項「善」字，《聖語藏》寫卷作「菩」。

				khirms dang
02	口言清淨，棄口四過；	口淨戒，遠離口四過故；	語清淨戒，離語四過故；	ngag gi nyes pa bzhi yongs su spang ba'i phyir ngag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3	捨心三穢，無瞋、恚、癡；	心淨戒，永離貪、恚、諸邪見故；	心清淨戒，永離貪、瞋、邪見故；	tshags sems dang gnod sems dang log par lta ba yongs su spang ba'i phyir sem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4	將養禁戒，一切無犯，見有過者，隨時安之，消貪欲業，去恚、愚冥，其德照明天上、世間；	具一切淨戒，於天人中最勝妙故；	不破一切學處清淨戒，於一切人、天中作尊主故；	lha dang mi thams cad kyi bdag po byed du gzhus pa'i phyir bslab pa thams cad god pa med pa'i tshul khirms dang
05	守於道心，思樂大乘；	守護菩提心淨戒，不樂小智故；	守護菩提心清淨戒，不樂小乘故；	nyi tse ba'i theg pa la 'dod pa med pa'i phyir byang chub kyi sems yongs su bsrung bas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6	奉諸如來而學正教；	守護如來所說淨戒，乃至微細罪大怖畏故；	守護如來所制清淨戒，乃至微細罪生大怖畏故；	kha na ma tho ba rdul tsam la yang 'jigs par blta ba'i phyir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bstan pa'i cho ga dang bslab pa'i gnas ma god cing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7	而無為戒默隨律禁，除諸眾生殃累眾罪；	微密淨戒，善拔犯戒諸眾生故；	隱密護持清淨戒，善拔犯戒眾生故；	sems can thams cad ltung ba las bslang ba'i phyir 'dul bas dben pa'i tshul khirms dang
08	遠離眾惡，順從一切眾德之本；	不作一切惡淨戒，積集一切諸善法故；	不作一切惡清淨戒，誓修一切善法故；	dge ba'i chos thams cad kyi yid ma brnan pa'i phyir sdig pa thams cad mi byed pas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
09	斷眾邪見，不以禁戒而懷自大；	遠離一切有見淨戒，於戒無著故；	遠離一切有見清淨戒，於戒無著故；	rlom sems med par bya ba'i phyir dmigs pa'i lta ba thams cad yongs su spong ba'i

				tshul khirms dang
10	撫育群黎，遵大哀力。	守護一切眾生淨戒，出生大悲故。	守護一切眾生清淨戒，發起大悲故。	snying rje chen po'i stobs mngon par bsgrub pa'i phyir 'gro ba thams cad rjes su bsrung bas dag pa'i tshul khirms so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是為菩薩十戒清淨。	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淨戒。	是為十。	bcu po de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kyi tshul khirms yongs su dag pa ste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戒，則得一切諸佛遠離眾惡無上淨戒。	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無過失清淨戒。	de dag la gnas shing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irms kha na ma tho ba med cing yongs su dag pa bla na med pa thob par 'gyur ba dag go

針對以上經文，首先得注意的是：中文譯本在此僅說「禁戒」或「戒」，沒有跟動詞相搭配，如「受戒」、「守戒」、「持戒」、「護戒」等等。實際上，第九個問題就用「受決」（法護）、「自知受記」（實叉難陀），另外還有「不相求短」、「入菩薩」、「暢說於三世」、「知分別說佛」、「發普賢心」¹³等多種動詞帶受詞的組合，所以並不是因為華文的因素而犧牲了原來表示行動的語詞。既然無妨用動詞，但卻偏偏不提「受」、「守」等，感覺就跟聲聞的戒或現在大家熟悉的菩薩戒著實不同。再看內容，便發現第八段所講的和所謂「持戒波羅蜜多」至少有某程度的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其中第一項「不捨道心」。這可以參考法護另一重要的譯本——《持心梵天所問經》——在《分別法言品》載有如下對話：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乎？」答曰：「勸化一切眾生之類入諸通慧心故。」又問：「何謂禁戒乎？」答曰：「不捨道心故。」又問：「何謂為忍乎？」答曰：「見心滅盡故。」又問：「何謂精進乎？」答曰：

¹³ 分別見 T10, no. 292, p. 618, a18、T10, no. 279, p. 279, b23、T10, no. 292, p. 618, a18-19、T10, no. 279, p. 279, b23-24、T10, no. 292, p. 618, a21、T09, no. 278, p. 632, a2、T09, no. 278, p. 632, a2-3)。

「若求於心，不得處所故。」又問：「何謂一心乎？」答曰：「心休息故。」又問：「何謂智慧乎？」答曰：「於一切法無音聲故。」¹⁴

這段文字雖然沒有明文標示「六度」，但依序提出的問題，就是以六波羅蜜多為內容，情況跟法護翻的《魔逆經》也一致：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答曰：「捨身塵勞，不捨一切眾生愛欲。」又問：「何謂禁戒具足？」答曰：「分別曉了寂然之界，蠲除一切眾生諸惡，不捨道心。」又問：「何謂備悉忍辱？」答曰：「究盡諸法，見一切法，除去眾生結恨、厭穢、瞋恚之難，而不違捨一切智，通至德之鎧。」又問：「何謂究竟精進？」答曰：「菩薩所因可精進者，悉見諸法，至於無上正真之道，刈除眾生懈怠之穢，遵修精進。」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究竟於禪定已？」答曰：「見一切法本悉清淨，平等正受，一切眾生因有所著而興生矣！」又問：「何謂菩薩成就智慧？」答曰：「於諸所行不得所行，蠲除一切放逸之事，刈去眾生沈吟邪見，遵修聖達。是為菩薩成就智慧。」¹⁵

據此可知，《離世間品》十種「戒」當中第一項指「持戒度」，亦即菩薩到彼岸、圓滿的戒。那麼，戒既然已經究竟，假設十種「戒」的「戒」等於「持戒度」的「戒」，還要其後九項作什麼，頗令人納悶。再看第一百五十六段。從上下文判斷，也是屬於持戒波羅蜜多，如《八十華嚴》所謂：「何等為清淨施？何等為清淨戒？何等為清淨忍？何等為清淨精進？何等為清淨定？何等為清淨慧？」¹⁶分明談六度。更有意思的是，接在後面的是四無量心：「何等為清淨慈？何等為清淨悲？何等為清淨喜？何等為清淨捨？」¹⁷正跟《持心梵天所問經》、《魔逆經》安排得一模一樣。¹⁸

漢譯佛典上的「戒」字，背後的印度語詞有不同的可能性¹⁹，質言之，若單憑華文資料論斷，總是有個不確定的因素懸在那兒，這跟藏文“tshul khrims”專門逐譯單一梵語詞²⁰，情況正好相反。透過《離世間品》的藏譯本就

¹⁴ 見 T15, no. 585, p. 5, b6-13。

¹⁵ 見 T15, no. 589, p. 117, a10-24。依《大正藏》勘勘注，「究盡」，《元》、《明》二本作「究竟」；「厭穢」，《宮》本無「厭」字；「不得所行」四字，《宮》、《宋》、《元》、《明》無。

¹⁶ 見 T10, no. 279, p. 280, a16-18。

¹⁷ 同上，a18-19。

¹⁸ 分別見 T15, no. 585, p. 5, b13-17、T15, no. 589, p. 117, a24-28。

¹⁹ 參 Hirakawa, Akira, *A Buddhist Chinese-Sanskrit Dictionary*, p. 520 所列十九個梵語詞。

²⁰ 參 Hopkins, Jeffrey. *Tibetan-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418

可以有把握地說第八項的「禁戒」／「戒」／“tshul khirms”來自梵語“śīla”(尸羅)，正如第一百五十六段的「戒淨」／「淨戒」／「清淨戒」／“tshul khirms yongs su dag pa”等於原來的“śīla”再加上形容詞“parisuddha”來修飾。大部頭《華嚴》譯本裡的《離世間品》非常規律在十項中每提「淨戒」(《六十華嚴》)或「清淨戒」(《八十華嚴》)，跟法護的譯本和藏文本不同。例如第一項，晉譯的「身淨戒，防護身三惡故」與唐譯的「身清淨戒，護身三惡故」，藏文說「因為守護三律儀而身清淨的尸羅」(“sdom pa gsum yongs su bsrung ba'i phyir lu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irms dang”)，整個的是名詞片語。法護雖然用句子的型態來翻——「身行清淨，護其三事」——，但是意思卻比《六十》、《八十》兩部後期的譯本更接近藏譯本。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

第一百五十六段第一項中的「律儀」(“sdom pa”，梵語“saṃvara”)，在第八段第十項已經出現，就是《度世品經》的「濟護諸根以為禁戒」、唐譯《華嚴》的「諸根律儀戒」(《六十華嚴》在此闕文)、藏譯本的“dbang po sdom pa'i tshul khirms”。這個名相或其中部分(「根律儀」)，在《離世間品》甚至於整部《華嚴》裡再沒有出現過，但正好有一個完全吻合的巴利語詞——“indriyaśaṃvarasīla”。該詞未見於《經》、《律》、《阿毘達磨》三藏，平常只是編輯、撰寫注(aṭṭhakathā)或疏(tīkā)的古德才用的，不過 Milindapañho 這部書載有一段那先比丘對國王的開示，解釋佛所宣揚的戒寶(sīlaratanam)內包括「波羅提木叉律儀尸羅、根律儀尸羅、活命清淨尸羅、牽涉到資具的尸羅」(“pātimokkhasaṃvarasīlam indriyaśaṃvarasīlam ājīvapārisuddhisīlam paccayasannissitasīlam”)等等，在漢譯釋氏文獻裡，可以與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解脫道論·分別戒品》「復次戒有四種：波羅提木叉威儀戒、命清淨戒、根威儀戒、緣修戒」²¹參照。聲聞聖典提的「根律儀尸羅」每每和「波羅提木叉」(梵“prātimokṣa”，巴“pātimokkha”)律儀尸羅相對，或亦足以為旁證，確定「菩薩戒」絕非“bodhisattvaprātimokṣa”。但「根律儀尸羅」的「尸羅」既不指波羅提木叉一條一條的戒，又該如何定義？就三學論，根律儀屬於定²²，是靠正念、正知，如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九十七：

問：此中根律儀、根不律儀以何為自性？有作是說：根律儀以念、正知為自性，根不律儀以忘念、不正知為自性。云何知然？經為量故。如契經說：「時有天神告苾芻曰：『苾芻，苾芻！莫生瘡疣！』苾芻答曰：『我當覆之。』天復問言：『瘡疣既大，以何能覆？』苾芻答言：『我

(1313)。

²¹ 見 T32, no. 1648, p. 402, b19-20。

²² 參《解脫道論·分別戒品》：「根律儀戒是定陰所攝。」見 T32, no. 1648, p. 404, a9。

當以念、正知覆之。』天則讚言：『善哉，善哉，能如是覆！是為善覆。』」由此故知根律儀以念、正知為自性，根不律儀以忘念、不正知為自性。²³

「根律儀」這樣的概念跟「尸羅」(梵 “sīla”，巴 “sīla”)連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就語源論，名詞 “sīlam/sīlam” 和動詞 “sīlati” 同源。“sīlati” 本來指「修定」、「靜靜地思慮」，接著含「奉侍」、「崇拜」義，後來表達「作」、「製作」、「常作」。尤其「常作」的意思，在使役式 “sīlayati” 的身上就演變成「重複作」、「投入作」、「練習」、「培養」或「常去(某地方)」、「作得非常好」等意思。²⁴因此，名詞 “sīlam” 本來傳達「(個人的)習慣」、「(地方的)風俗」、「習慣的作法」、「自然的或學來的生活方式或做事模式」、「常做的事情」、「固定的行為」、「內心的傾向」、「容易作某事」、「個性」、「性格」之類的概念，進而由中立轉移到正面色彩，指「好的脾氣或個性」、「合乎道德的行為」、「人格的清白」、「道德」、「德行」等，在佛門則用來命名「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條規。²⁵義界的範疇稍微釐清之後，《離世間品》的菩薩戒就好懂。以唐譯《華嚴》第八段為底本的話，就是：菩薩·摩訶薩培養出來的好個性可以從十個角度來談。他的個性是不放棄菩提心，所以跟聲聞、獨覺的境地保持距離；去瞭解眾生，並且幫助他們，好讓一切有情在佛法裡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菩薩該學的所有課題上下功夫，但是自己清楚不會有任何實有的收穫；把一切功德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但並不執著任何佛身；深入思維一切現象究竟如何，而超越對現象的執著，但在最基本的守護根門行持上仍然一絲不苟。

四、《離世間品》零散提「戒」的文句

翻譯「尸羅」的「禁戒」(法護)與「戒」(大部頭的《華嚴經》)不只在第八、第一百五十六兩大大段裡出現，在其他段落也可以找到個別的例子。以下用表格來介紹長行的情形²⁶：

²³ 見 T27, no. 1545, p. 984, c14-23。依《大正藏》勘勘注，「則」字，《宮》、《宋》、《元》、《明》作「即」。這段文字另見同書卷第四十四，p. 230, b25-c4。較早的同本異譯對等處，見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T28, no. 1546, p. 177, b21-28。論引述的修多羅，見《別譯雜阿含經》T02, no. 100, p. 380, c1-10、《雜阿含經》T02, no. 99, p. 283, b27-c12。

²⁴ 參 Monier-Williams,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1079a。

²⁵ 同上。

²⁶ 經文出處分別為：T10, no. 292, p. 623, a11、627, c29-p. 628, a1、p.

	段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01	036.05	不著禁戒，……	具足無著淨戒勝法、……	無所依戒自在、……	mi gnas pa'i tshul khirms kyi dbang dang
02	061.07	敢值佛世，淨修梵行，奉護禁戒，終不毀犯；……	於一切佛所修行梵行，護持淨戒，不捨深心；……	不捨於一切佛所修行梵行，護持淨戒深大心；……	sangs rgyas byung ba thams cad du tshangs par spyad pa spyod cing tshul khirms srung ba yongs su mi gtong ba dang
03	126.07	常念禁戒，不捨菩薩心，以諸德本施諸眾生。	念戒，不離菩提心，一切善根迴向眾生；……	念戒，不捨菩提心，以一切善根迴向眾生故；……	byang chub kyi sems dang mi 'bral bas dge ba'i rtsa ba thams cad 'gro ba thams cad la stobs pas tshul khirms rjes su dran pa dang

640, b6-7、p. 641, b3-6、p. 641, c7-8、p. 642, b14、p. 643, a1-2、p. 644, b7-8、p. 645, b7-9、p. 646, a8-9、p. 647, c11-13、p. 649, a4（法護譯本），T09, no. 278, p. 636, b17-18、p. 641, a5-6、p. 655, a16-17、p. 656, a14-17、p. 656, b28、p. 657, b18-19、p. 658, a11-12、p. 659, b2-3、p. 660, b8-10、p. 661, a28、p. 663, a15-17、p. 664, b19-20（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83, b12-13、p. 287, b29-c1、p. 300, b24-25、p. 301, b19-21、p. 301, c18、p. 302, b26-27、p. 303, a14-15、p. 304, a22-23、p. 305, b1-3、p. 306, a7-8、p. 307, c18-20、p. 309, a7-8（李唐譯本），藏文譯本 D 37 phal chen ga 317/159 a 7、348/174 b 7、441/221 a 4-5、448/224 b 2-3、450/225 b 5、455/228 a 7、459/230 a 4、466/233 b 6、473/237 a 7-474/237 b 1、479/240 a 4、491/246 a 3-5、499/250 a 4。依《大正藏》勘勘注，法護本第二例「敢」，《宮》本作「輒」；第八例「禁」，《聖語》、《宮》、《宋》、《元》、《明》諸藏作「忌」，而「戒」字，《宮》、《宋》、《元》、《明》各藏作「誡」（這一點，接著三例相同）；第十一例「得」，《聖語藏》本作「德」，《宮》、《宋》二藏作「惡」；第十二例「觀」，《聖語藏》本作「親」，《高麗》、《大正》二藏作「滅」，茲從《宮》、《宋》、《元》、《明》諸藏。《六十華嚴》第十一例「瞋心」，《高麗》、《大正》二藏無「心」字，茲從《宮》、《宋》、《元》、《明》諸藏；「持」後《高麗》、《大正》有「者是為魔業」五字，《元》本有「是為魔業」四字，茲從《宮》、《宋》、《明》諸藏；第十二例「止」，《宮》、《宋》、《明》三本作「正」。

04	130.08	又復——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gzhan yang
		菩薩大士，其身、口、意，無有缺漏，亦不護戒，將養如來清淨之禁，	菩薩·摩訶薩遠離身、口、意惡業，常持淨戒，一向正求如來淨戒，	常善護持如來淨戒，身、語、意業無諸過失，	byang chub sems dpa' rtag tu tshul khirms legs par bsrungs pa dang ldan zhing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irms rnam par dag pa la rten pas lus dang ngag dang yid kyi las kyi mtha' kha na mtho ba med pa dang ldan yang
		為諸凡夫愚騃之黨，顯清淨行，教惡戒者；……	示現一切凡愚、童蒙眾生持戒威儀，為教化、成熟犯戒眾生故。	為欲教化犯戒眾生，示行一切凡愚之行。	tshul khirms ngan pa dang ldan pa'i sems can yongs su smin par bya ba'i phyir so so'i skye bo tha mal pa'i spyod pa thams cad ston cing
05	131.01	修于禁戒，大願殊特；……	淨戒足，積集成滿一切大願故；……	持戒足，殊勝大願悉成滿故；……	smon lam chen po'i khyad par yongs su bsdu ba shin tu rdzogs par bya ba'i phyir tshul khirms kyi rkang pa dang
06	137.02	修禁戒業，壞除一切犯眾惡事；……	持戒仗，拔出一切諸惡戒故；……	持戒是菩薩器仗，棄捨一切毀犯故；……	tshul khirms ngan pa thams cad bsal ba'i phyir tshul khirms gyi mtshon ca dang
07	141.08	得聽聲聞戒禁、博聞、布施、智慧道法之香，慕一切智，心未曾變；……	聞聲聞施、戒、聞、慧香，住一切智心未曾散亂；……	若聞諸聲聞布施、持戒、多聞、慧香，住一切智心，不令散動；……	nyan thos kyi tshul khirms dang thos pa dang gtong ba dang shes rab kyi dri tshor bas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sems mi 'khrugs par gnas pa dang
08	152.02	觀犯禁者，皆建立於一切智戒；……	周遍觀察諸犯戒者，安置如來清淨戒故；……	普觀一切犯戒眾生，安置如來淨戒中故；……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tshul khirms la rab tu dgod pa'i phyir sems can tshul khirms ngan pa can la rnam par lta ba dang
09	158.06	無戒無虛，布施調意，明識仁和，戒聞施與，永無放逸，啟受不廢。	行不虛妄淨精進，攝取布施、戒、忍、多聞及不放逸，乃至道場，不中息故；……	不唐捐清淨精進，攝取布施、戒、忍、多聞及不放逸，乃至菩提，無中息故；……	sbyin pa dang dul ba dang sdom pa dang des pa dang tshul khirms dang thos pa dang gtong ba dang bag yod pas shin tu bzung zhing thogs pa med par snying po byang chub tu 'gro ba'i phyir thogs pa med cing

					don yod pas yongs su dag pa'i brtson 'grus dang
10	163.03	無所逼惱，不懷怯弱，教毀戒者；……	於犯戒人不生惡心，教化成就淨喜、……	不嫌棄破戒眾生而教化成就清淨喜、……	sems zhum pa med pas sems can tshul khrims ngan pa can yongs su smin par byed pa ni dga' ba yongs su dag pa'o
11	174.02	偏心布施，	惡心布施，	惡心布施，	sems mi nyams pa'i sbyin pa yongs su gtong ba dang
		見犯戒者而懷瞋恚，	瞋心持戒，	瞋心持戒，	tshul khrims la 'khrug pa dang
		遠諸懷恨，	棄捨惡性、	捨惡性人，	ngan sems dang ldan pa yongs su spong ba dang
		捨眾懈怠，	懈怠眾生，	遠懈怠者，	le lo can yongs su gtong ba dang
		避於亂心，	輕慢厭惡亂心	輕慢亂意，	sems 'khrugs pa la brnyas pa dang
		得諸邪智；……	無智眾生，	譏嫌惡慧，	shes rab 'chal ba can la smod pa ni
			是為魔業；……	是為魔業；……	bdud kyi las so
12	179.09	施、戒、博聞，	於布施、淨戒、多聞，	施、戒、多聞、	sbyin pa dang tshul khrims dang thos pa dang
		慕求寂觀，	專求止觀、	止觀、	lhag mthong dang zhi gnas yongs su tshol ba dang
		志積慧、德，不以為勞。	功德、智慧，心無疲厭，	福慧，如是一切助道之法，常勤積集，無有厭倦，	bsod nams dang ye shes kyi tshogs yongs su tshol bas mi skyo ba ni
			是為智業；……	是智業；……	ye shes kyi las so

以上十二出處中的「尸羅」是否跟前節獲得的結論一樣，並非指類似波羅提木叉個別戒條的「戒」呢？這個問題必須嚴肅地面對。茲暫以上表第四列經文為例，也就是「十種莊嚴道」中第八項的開頭——照《八十華嚴》，「常善護持如來淨戒，身、語、意業無諸過失，為欲教化犯戒眾生，示行一切凡愚之行」後，經文還進一步說：「雖已具足清淨福德，住菩薩趣，而示生於一切地獄、畜生、餓鬼及諸險難、貧窮等處，令彼眾生皆得解脫，而實菩薩不生彼趣。是為第八莊嚴道。」²⁷就字面瞭解，這邊說的是：菩薩因為護持如來的淨戒，實際上透過身、語、意三門所做的事情，都沒有任何毛病，但是他要教化那些犯

²⁷ 見 T10, no. 279, p. 301, b21-24。

戒的眾生，所以行為上的表現刻意和凡夫俗子一樣。乍看之下，真是菩薩精神，不過我們應該問：要「犯戒」，必須先「受戒」。是不是菩薩在此想協助的這些人，都是曾受過在家或出家戒的嗎？一看藏文譯本，就知道根本不是。這段經文談的，意義上跟「受戒」、「犯戒」的「戒」了無關係，而是說菩薩要引導、讓他們比較成熟的那些眾生，行為很差，品格不好。藏文的“*tshul khrim*s ngan pa dang ldan pa”翻譯梵語的形容詞“*duḥśīla*”（巴利語“*dussīla*”），是指“*badly disposed, ill behaved*”²⁸、“*of bad character*”²⁹，不牽涉到當事人是否受過什麼戒。複合形容詞“*x-śīla/x-sīla*”表示某人的個性很“*x*”，例如巴利語要說一個人吝嗇小氣，則用“*adānasīla*”（「個性不慷慨，不願意分享」）來描述；覺得一個人很輕浮，便說他“*keḷisīla*”（「個性愛玩」）；形容一個人壞透了，那就給他“*pāpasīla*”（「個性邪惡」）的帽子帶；發現一個人話不停，只好承認他是“*bhaṇanasīla*”（「個性傾向於話語」），等等。可見，這類複合詞的構成部分“*śīla/sīla*”反映名詞“*śīlaṃ/sīlaṃ*”的「常做的事情」、「內心的傾向」或「個性」義，千萬不要把佛教「五戒」、「具足戒」等「戒」的意思附會上去，免得鬧笑話。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在漢譯《離世間品》裡提到「禁戒」或「戒」，都譯自「尸羅」。另一來源的例子，在此也用表格大體介紹一下³⁰：

²⁸ 參上引 Monier-Williams 書 p. 483a。

²⁹ 參 Rhys Davids, T. W.,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 712b。

³⁰ 經文出處分別為：T10, no. 292, p. 618, b23-24、p. 618, b29、p. 618, c14、p. 618, c20、p. 621, a9-10、p. 630, c7-8、p. 638, a22-23、p. 639, b11（法護譯本），T09, no. 278, p. 633, a5、p. 633, a23、p. 634, c24-25、p. 644, a28-b1、p. 652, c6-7、p. 654, a9（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80, c11-12、p. 282, a9-10、p. 290, c4-6、p. 298, b3-4、p. 299, b29（李唐譯本），D 37 phal chen ga 295/148 a 2-3、296/148 b 4、307/154 a 2、371/186 a 1-2、425/213 a 2-3、434/217 b 6（藏文譯本）。依《大正藏》勘勘注，法護本第三例「誼」字，《宮》、《宋》、《元》、《明》諸藏作「義」；第四例「戒」字，《宮》、《宋》、《元》、《明》四本作「誠」。《六十華嚴》第六例「學」字，《聖語藏》的寫本作「覺」。

	段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01	003.03	普學禁戒，尋即奉行，……	善學一切戒行、		bslab pa thams cad nan tan tu bya ba'i don du spyod pa dang
		而奉行禁戒			
02	005.04	又當奉行諸菩薩戒，……	究竟一切菩薩所學勤修精進、	修行一切菩薩所學勤修精進、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shes par bya'o snyam ste brtsong 'grus rtsom pa dang
		奉修菩薩行			
03	021.05	不毀聖誼，興從嚴心，學諸菩薩禁戒之要；	發功德莊嚴心，學一切菩薩諸行故；	發功德莊嚴心，學一切菩薩行故；	sems bskyed pa de ni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du byed pas yon tan gyis brgyan pa'o
04	070.10	復次——佛子！——當知			kye rgyal ba'i sras gzhan yang
		菩薩、菩薩	菩薩·摩訶薩	菩薩·摩訶薩	byang chub sems dpa' ni
			於一切佛所、一切菩薩所、一切法師所，	於一切佛所、一切菩薩所、一切法師所，	
		展轉相成	一向專求	一向專求	
		戒禁、訓誨，而奉道行清淨之法。	教菩薩法、菩薩威儀、菩薩隨順法、菩薩清淨法、	菩薩所說法、菩薩所學法、菩薩所教法、菩薩修行法、菩薩清淨法、	byang chub sems dpa'i gdams ngag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i man ngag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i nan tan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i yongs su dag pa dang
05	108.08	常當精進學菩薩戒，	發一切菩薩所學心，	發我當善學一切菩薩所學心，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tu bya'o zhes byang chub sems dpa' sems bskyed do
06	119.02	奉修禁戒而無缺漏，	趣學，	修學，	bslab pa'i nan tan dang

針對普慧菩薩第三問——「何等為行？」——，普賢菩薩回答說有「令一切眾生專求正法行、善根淳熟行、善學一切戒行……」等等十種行。³¹據此，菩薩的行為當中就有一種是好好地學習所有的戒。法護譯本的「普學禁戒，尋即奉行」，用詞雖然略有不同，意思上卻沒有出入。不過藏譯本又讓我們大開眼界。所謂“bslab pa thams cad nan tan tu bya ba'i don du spyod pa”指「為要依循一切學所作的事」，並沒有談到「(禁)戒」。若是參照其他例子，就一目瞭然：法護的「諸菩薩戒」、「諸菩薩禁戒」或「菩薩戒」大約等於大部頭譯本的「一切菩薩所學」或「一切菩薩諸行」，關鍵詞「所學」與「行」都相當於藏文“bslab pa”。相似的情形在第一百五十六段第四項，《八十華嚴》的「一切學處」配合藏譯的“bslab pa thams cad”。名詞“bslab pa”翻譯梵語“śikṣā”（對等巴利語詞為“sikkhā”），與動詞“śikṣati”對應，而“śikṣati”（巴利語“sikkhati”）來自“śaknoti”（巴利語“sakkoti”）。“śaknoti”含「有力氣」、「有能耐作」、「能作」等義，“śikṣati”則指「希望有能力作」，進而表達「嘗試作」、「嘗試作到」、「著手作」、「學習」、「獲取知識」、「練習」、「訓練自己」等概念。與此平行發展的名詞“śikṣā”（巴利語“sikkhā”）先當「能作到……的欲望」、「能作好……的希望」解，接著表示「學習」、「知識」、「技能」、「善於……的能力」、「練習」等³²，佛門裡也常用。例如戒、定、慧「三學」的「學」，就是“śikṣā”。在傳統的巴利語注釋裡常用“sikkhitabbatṭhena sikkhāti”來解釋這個詞——「因為是要學會的，所以叫做『學』」。例如 *Khuddakanikāye Mahāniddeśa-aṭṭhakathā*（《〈小部·大解說〉注》裡把中文習慣譯為「增上戒學」這個詞訓釋為「更高一層的、至上的尸羅叫做『增上戒』，因為這增上戒是要學會的，所以叫做『學』」。³³可注意的是，同一個“sikkhitabbatṭhena”也當作“sippam”的定義³⁴，而“sippam”（梵語“śilpam”），漢譯佛典曾用「技術」、「技藝」、「工巧」等詞來翻³⁵。在這個基礎上回到菩薩的“bslab pa”，也許可以說是指「要自我訓練到學會地步的技巧」，蘊藏了一種期許的意味，有點像當今學佛人圈子裡可聽到的「這是他的功課」之類句子裡的「功課」。這樣的色彩，從古人習慣用的「學」、「所學」完全看不出來，茲暫嘗試譯作「應學的技巧」。

³¹ 參 T09, no. 278, p. 631, c24、p. 633, a3-10。

³² 參上引 Monier-Williams 書 p. 1044a、1070a。

³³ 即“adhisīlasikkhāti adhiṣaṃ uttamam sīlanti adhisīlam, adhisīlañca tam sikkhitabbatṭhena sikkhā cāti adhisīlasikkhā”。

³⁴ “sikkhitabbatṭhena sippanti”，見 *Khuddakanikāye Udāna-aṭṭhakathā Nandavaggo Sippasuttavaṇ-ṇanā* 等。

³⁵ 參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1331。

五、結論

透過藏文本的對照，發現漢譯《離世間品》講到菩薩的「戒」（或「禁戒」）的地方，背後至少有兩個意義不相同的原典詞——“śīlam”和“śikṣā”——，而這兩個語詞該如何解讀，必須斟酌具體文脈，根據語境謹慎推敲。如果一股腦兒從漢文字面發揮，而不留意現實差異，也不加以妥當區別，各種誤解便在所難免。當然，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相關課題還不少。例如：西晉法護譯“śīlam”或“śikṣā”，為什麼習慣用「禁戒」、「戒」甚至於「禁」？查《漢語大詞典》，「禁戒」下第二義項為「指佛教的禁條戒律」，並引《百喻經·子死欲置家中喻》「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百喻經·就樓磨刀喻》「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為書證。³⁶所謂「禁條戒律」，就把釋氏的戒律想成一條一條禁止出家人作某些事情的款項，跟「菩薩戒」一詞引起的聯想如出一轍。其實，不需要那麼辛苦還發明新的意思。古文「禁戒」本來就含「戒備」義³⁷，即「警戒防備」³⁸，提高警覺而採取保護措施，免得自己受傷。照佛教業果信仰，做壞事，未來倒霉的——不管是這輩子還是來生——無非是自己。因此，要避免災難、傷害、困擾等等眾苦，關鍵在於自己不造惡業。然而積習已深，不造惡業談何容易，必須靠正知、不放逸來提高警覺，而菩薩關懷的重點放在有情，所以他的戒自然包括上引第一百五十六問答中的「守護一切眾生」，更何況真懂得保護眾生，同時也在保護自己。一個人這樣慎重其事的精神與自他都不傷的道德行為（“śīlam”），法護用古文的「禁戒」來表達，無不貼切。至於“śikṣā”同樣譯作「禁戒」，可能反映法護對佛法修行的一個看法³⁹。照理來說，菩薩要培養的應該是多元、豐富的能力，但在法護看來，這些不同領域的技巧，也許都涵蓋在既不傷害眾生、又保護自己的大範圍內。

《度世品經》上「禁戒」偶有簡化為「戒」的情形，諸如上文援引的「何謂戒淨」、「是為菩薩十戒清淨」、「見犯戒者而懷瞋恚」、「又當奉行諸菩薩戒」和「常當精進學菩薩戒」，是為了維持四音節的韻律，盡可能貫串讀誦的節奏。「戒」本身就含「戒備」、「防備」義⁴⁰，所以通「禁戒」。較罕見的情形倒是單獨用「禁」。第一百一十三段問「何謂應時」、「何等為方便」、

³⁶ 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七卷，頁 922。

³⁷ 同上。

³⁸ 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五卷，頁 209。

³⁹ 不過從下面的討論可以知道，這樣的看法並非任意主觀的，而在經文上有根據。

⁴⁰ 參徐仲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二卷，頁 1400。

「何等為勤修」、「sbyor ba ni gang」⁴¹，以“prayoga”為主體。該詞華文往往譯作「相應」或「加行」，是「理論」的反義詞，指「實踐」⁴²。普賢菩薩給普慧菩薩的答案羅列六度、四無量心。第二項的持戒波羅蜜多，《度世品經》則作「一切奉戒，其禁德⁴³限，閑淨精修，奉行應時，不蔑他人」。⁴⁴在對照其他譯本時，由《六十華嚴》的「學一切學，持一切戒，具行頭陀、威儀清淨方便，不輕他故」、《八十華嚴》的「持戒勤修，頭陀苦行，少欲知足，無所欺故」及藏譯本的“gzhan la brnyas pa med pas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 kyī tshul khrims dang | bslab pa dang | sbyangs pa'i yon tan dang | sdom pa dang | brtul zhugs dang dka' thub thams cad du yi dam bcas pa la nan tan byed pa'i sbyor ba dang | ”⁴⁵ 得知，實踐持戒度所包括的項目，一開頭就是菩薩們的應學技巧與尸羅⁴⁶！法護這位很有經驗的譯師當然不可能把這個地方機械性地翻成「禁戒、禁戒」。他將「戒」分配到“śikṣā”，然後用「禁」來照顧「尸羅」，顯然是要避免譯語的重複。結果，不僅巧妙地達到修辭效果，同時也沒有違背語義，因為獨自的「禁」也可以表示「用以防護……的設施」概念。⁴⁷這也是個小例子，說明漢譯《離世間品》所述菩薩之戒，層面多，牽涉廣，唯一絕對找不到的，就是當今中國佛教或西藏佛教熟悉的「菩薩戒」。

參考文獻

- 《別譯雜阿含經》。T02, no. 100。
 《大方廣佛華嚴經》。T09, no. 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度世品經》。T10, no. 292。
 《持心梵天所問經》。T15, no. 585。
 《解脫道論》。T32, no. 1648。

⁴¹ 分別見 T10, no. 292, p. 637, a27（法護譯本）、T09, no. 278, p. 632, b8-9（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80, a3（李唐譯本）、D 37 phal chen ga 291/146 a 7（藏文譯本）。

⁴² 參上引 Monier-Williams 書 p. 688b。

⁴³ 這個「德」是「得」的錯字。

⁴⁴ 見 T10, no. 292, p. 638, c9-10。依《大正藏》勘勘注，「淨」字，《宮》、《宋》、《元》、《明》諸藏作「靜」。

⁴⁵ 分別見 T09, no. 278, p. 653, a28-b1（東晉譯本）、T10, no. 279, p. 298, c20-21（李唐譯本）、D 37 phal chen ga 429/215 a 4-5（藏文譯本）。依《大正藏》勘勘注，東晉本第「一切學」三字，《宮》、《宋》、《元》、《明》諸藏無。

⁴⁶ 這個順序跟東晉譯本一致。

⁴⁷ 見《漢語大詞典》第七卷，頁 919。

《阿毘曇毘婆沙論》。T28, no. 154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T28, no. 1545。

《雜阿含經》。T02, no. 99。

《魔逆經》。T15, no. 589。

平川彰（1989）。《〈華嚴經〉中所見初期大乘教徒之宗教生活》。川田熊太郎等著，李世傑譯，《華嚴思想》頁 163-219。臺北：法爾出版社。

徐仲舒主編（1987）。《漢語大字典》第二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

洪普萍（2008）。《華嚴戒學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羅竹風主編（1990）。《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荻原雲來編纂（1979）。《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釋自莊（1993）。《〈八十華嚴經〉〈離世間品〉戒觀》。《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四）》頁 109-118。臺北：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獎學金會。

Adamek, Wendi Leigh. 2007.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irakawa, Akira. 1997. *A Buddhist Chinese-Sanskrit Dictionary*. Tokyo: The Reiyukai.

Monier-Williams, Monier. 1899.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dited by E. Leumann, and C. Cappe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hys Davids, T. W., and William Stede. 1921.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Ui, Hakuju and Munetada Suzuki, Yenshō Kanakura, Tôkan Tada, eds. 1934.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Bkaḥ-Hgyur and Bstan-Hgyur)*. Sendai: Tôhoku Imperial University.